

那年那时

家人心中“最可爱的人”

■赵文秀口述 彭辰阳整理

家风

在电视剧《三八线》和《跨过鸭绿江》中，都有“志愿军战士手中的‘三零步枪’打下一架敌机”的故事情节。这支步枪，原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现陈列在位于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这名战士，就是我的父亲赵宝印。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但我们子女不会忘记他留下的好家风、好传统。父亲手中的那支“枪”，永远屹立在我們的心中。

当年，父亲随部队入朝参战。他是一名汽车兵，担负向前线运送战略物资和抢救伤员的任务。

那时，我军防空力量比较薄弱。父亲曾回忆，运输物资时，他和战友有时每隔几分钟就会遭遇一次敌机轰炸。一次，父亲所在的汽车团某班执行运输任务过程中，遭遇敌机轰炸，全班13人，当场牺牲11人，2人身负重伤。在汽车团，像这样的牺牲，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汽车兵遇到空袭往往只能隐蔽，因为一旦主动还击，不但可能打不下飞机，还更容易暴露目标，让敌军轰炸变本加厉。因此，在抗美援朝前期，部队用步枪打飞机是不符合规定的。

敌机当时异常嚣张，经常以三四十米的高度低空飞行。有些敌军飞行员经常故意低空追逐朝鲜百姓，甚至拿枪向地面目标射击，以此取乐。

1951年3月20日清晨，父亲和战友老杜、曹新仁3人执行运输任务。当他们行驶至朝鲜新溪郡石边里村时，发现4架敌机轰炸机前来巡逻。父亲和战友迅速停止前进，将汽车伪装好，躲进一处山洞中。待敌机飞远，3人继续赶路。

可没过多久，又有4架轰炸机向他们飞来。此时，四周地形空旷，隐蔽困难，情况十分危急！父亲让战友老杜藏起来，自己和曹新仁负责看守汽车。父亲和曹新仁商量，周围没有友军，也不会连累其他战友，反正是一死，不如豁出去拼了。

于是，两人躲在汽车后面，操起“三零步枪”，对着远处的敌机瞄准。敌机像往常一样飞得很低，速度也不快。当飞机越来越靠近时，父亲率先向飞得最低的轰炸机射击，对着机头打了7发子弹。随后，曹新仁打了6发子弹。

敌机想不到会有志愿军战士敢开枪，对周围的兵力和武器状况一时难以估量，便在第一时间加速逃离。

不久后，2名朝鲜防空监视哨兵前来询问是否有人开枪射击过美军飞机。父亲和战友这才知道，他们击中了那架轰炸机的要害部位，它坠毁在2里外的



图①：1989年，赵宝印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鸭绿江边，回忆那段烽火岁月。

图②：1959年，赵宝印在老宅门前与家人的合影。

图片由赵文秀提供

山沟里。父亲和战友“用步枪打下敌机”的事迹很快传开了。1951年7月，父亲和曹新仁被志愿军总部分别授予“特等功臣”称号，开创了朝鲜战场上首次用步枪击落轰炸机的先例。此后，志愿军鼓励各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用步枪射击美军飞机。之后，志愿军相继击伤击落多架敌机。

当年，政府把父亲的立功喜报、军功章和锦旗敲锣打鼓地送到我家时，祖母两腿发软，问：“我的儿子大宝（父亲小名）还在吗？”报喜的人说：“在，他立大功了，打下了美国的飞机！”祖母这才破涕为笑。由于战斗勇敢，表现突出，父亲还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父亲复员回到地方。那些年，尽管父亲担任一定领导职务，但他从不为亲朋好友谋私利。他常常告诫我们，永远不要吃他的“老本”，路要靠自己去走，要服从组织安排，干一行爱一行，踏踏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父亲是在结婚后报名参军的。去朝鲜前，他资讯全无，我母亲一个人在家种地，抚养我大姐，还要照顾年迈的

公婆，吃了不少苦。母亲在旧社会做过童养媳，上过私塾，能识文断字。我们当地政府提出要当革命功臣的家属特别是有文化的妇女安排工作。可父亲说，他是共产党员，首先要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谋利，不能带这个头，要给他的家属安排工作，首先得把他所在系统工作人员的家属都先安排了才行。由于父亲的坚持，母亲一个“文化人”愣是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

我们兄妹7个，我排行老四。我年轻时，一米七二的个子，在学校喜欢打篮球，学习刻苦，成绩优秀，能歌善舞，又是共青团员，也梦想有一天能接过父亲手中的枪，成为一名光荣的女兵。终于，机会来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父亲远在青海的部队邀请他去讲革命传统。我缠着父亲，请他和部队首长打个招呼，把我送去当兵，但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若是部队征兵，你被挑选去，我举双手赞成。但是，你要通过我走‘后门’，一万行不通。”

不久后，我们三姐妹走出校门，响应号召，下乡插队，当了知青。回城后，我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在岗位上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因工作出色很快入了党，后来被提拔为长途客运公司车站负责人。

我们姐弟中，有3个是党员。父亲在世时，最自豪的是家里有4个党员。他经常叮嘱我们，要永远听党话跟党走。退休后，我来到离家千里之外的城市生活，尽管退休工资不高，我还是会按时向千里之外的党组织交党费。10多年前，我的一个外甥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退伍后，他不忘外公的教诲，工作积极认真，取得不错的成绩。

父亲复员到地方后，政府当时尽管很困难，但给他供应的口粮不是难以咽下的大碴子，而是细粮大米白面。父亲心里对党和政府的关怀充满感恩。他每次被邀请去学校、厂矿等单位讲传统，讲得最多的是当年牺牲了那么多战友，他能活下来，见到家人，已经心满意足。他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希望大家永远不要忘记是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解放了中国，要永远跟党走，敢于战胜一切侵略者，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父亲是一位铁面无私的共产党员，是经过战火考验、九死一生的英雄战士。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心中“最可爱的人”。我们会永远以他为榜样，做一名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高原下的守望

■张城龙

皮卡刚出连队不到3公里，车便陷进了雪窝。凌厉的风雪将皮卡上山时压出的印记全部刮平了。茫茫雪海根本看不见路，但路边就是悬崖。这情景让大家都傻了眼。司机只能沿着木桩，依靠记忆的记忆缓慢前行。

由于积雪过厚，皮卡车每走10多米就会陷进雪里，任凭司机把油门踩到底，也不能前进。一行人只好在雪地里用铁锹铲雪开路。

那天，风越刮越大，气温越来越低。11公里的路，刘慎和战友走了5个多小时。走出悬崖路段的那一刻，司机松了口气，感慨道：“要是今晚我们走不出来，就得交代在这雪海里了。”

凌晨5点多，刘慎终于走进家门。于芳等了刘慎一夜，此时正靠在沙发上打盹。看到他冻得通红的手和脸上的伤痕，于芳满脸震惊，慌慌张张地找来药膏和绷带，细心地帮他抹药，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

2018年秋，刘慎跟随巡逻分队再次奔赴海拔4000多米的喇嘛岭山口，眼看就要抵达目的地，队伍却被一处断崖拦住了去路。大家迅速掏出预先准备好的绳索，相互协助攀爬险峰。看到巡逻官兵互帮互助、艰难前行的一幕，刘慎立刻端起相机进行抓拍。由于过于投入寻找最佳拍摄角度，他完全没注意到自己站到了崖边。正当他欣喜地为捕捉到一张动人的照片高兴时，突然从

山上刮来一阵狂风，夹杂着碎石席卷而来，将他“推”下了山崖。幸运的是，他被半山腰的一棵盘地松托住了，这才捡了一条性命。

回到家中，刘慎怕于芳担心，没有将白天的经历告诉她。可血迹斑斑的裤子和磨出大洞的袜子还是没能逃过于芳的眼睛。在她的再三追问下，刘慎道出了实情。

那天晚上，于芳罕见地动了气，严肃地要求刘慎承诺再也不以身犯险了，并将破损的裤子和袜子洗干净，整理好放在柜子里。

2019年春节前夕，刘慎去“西睡第一哨”斯姆哈纳边防连采访。车行至“五道弯”达坂处，司机在冰雪路面上方向盘稍稍打快了，车子就来了个360度大旋转，转了5圈后向路边悬崖滑去。万幸的是，驾驶员沉稳操作，车刚好在悬崖边的护栏前停住了。

2020年冬，刘慎从玉其塔什边防连返回团部时又遭遇了雪崩——车刚停下来准备休息时，只听见轰隆隆一阵巨响，山上厚厚的积雪就像海浪般涌了过来，还好司机反应及时，躲过一

劫……这些危险让日夜守望的于芳担惊受怕，却没有一次在儿女、爱人面前表露出来。她深知行走边关便是与危险同行，她的守望，是爱人心里的重要支撑。

去年4月，刘慎赴高原执行任务。那时，儿子才一岁半，正是需要人照料陪伴的时候。于芳每天的盼望就是他早点下班回家，陪陪孩子。刘慎这次上高原后，连手机信号都没有，一失联就是两个多月。

有一次，刘慎采访归来，刚走进家门，一对儿女就拥了过去，拉着他的手，吵闹着要听爸爸讲边防的故事。刘慎讲完后，孩子们还意犹未尽。于是，于芳捧出一沓厚厚的剪贴本，一家人翻看着一篇篇带着墨香的文章，重温着一个感人的故事。

刘慎扎根新疆17年，上边关、下基层、入哨所、爬点位，用文字和影像记录下边防官兵在巡逻中战风斗雪的足迹。于芳说，那本厚厚的剪贴本里也寄托了自己深深的挂念。刘慎补充道，他拍过的片子、写过的稿子里，无一不浸润着妻子对丈夫的至深惦念。

亲情味道隔夜浓

■孔昭凤

父亲去世得早。当年因为生活所迫，我的大哥、三哥、四哥都远赴他乡成家立业，唯有二哥留在老家宅院里。五间瓦房，以一道山墙隔开我家与二哥家，二哥二嫂住两间，我住单位宿舍，妈妈带年幼的弟弟妹妹住三间。

二哥性格内向沉稳，少言寡语。在我的记忆里，二哥每天早晚都会进妈的房间转一圈，但却极少喊“妈”打声招呼。每当见到妈时，他啥也不说，只会用一双扑闪扑闪的大眼睛盯着妈看，满眼泪露着对妈的关爱。妈也懂二哥，所以从不按礼数要求二哥。

我的四个哥哥里，二哥与妈交集最多。妈情绪不悦、身体微恙都是二哥最先发觉。若是妈患了感冒、胃肠炎等小病，二哥会在家给妈用拔罐、刮痧、艾灸等土法祛病痛；如果妈突发急症大病，二哥会及时把妈送到医院医治。妈也用她的方式疼爱我二哥。二哥的两个娃是妈帮忙带大的，妈对二嫂更是偏爱有加。记得二嫂初为人母时，妈心疼二嫂远嫁我家，没娘家亲戚走，便经常带着二嫂走亲戚、吃酒席；大队放电影时，妈会带着二嫂去看，并安排我和姐姐在家给二嫂带娃。那些年，妈不带闺女只带儿媳看电影、走亲戚的片段，成了街坊邻居间的谈资。

我们兄弟姐妹九人中，二哥与妈之间，是彼此依赖、相互陪伴的最为亲密的母子关系。妈高兴时，就会跟二哥讲讲屯子里以及其他兄弟姐妹家发生的琐事。如果二哥哪天喝酒耽误了去看妈，次日妈就会黑着脸假装不理二哥。二哥自己当爹多年，妈还一直当二哥是孩子，常常会因为二哥某件事做得不够好而找机会训斥他一番。二哥在妈面前，几乎从不顶嘴。妈说的对，他就点头称是，妈说的不对时，他就满腹疑惑地盯着妈看，一直看到妈不忍心再训他为止。

二哥与其他兄弟姐妹的往来，也一直保持“恒温状态”。在二哥眼里，兄弟姐妹皆手足，不论谁过得好坏，都不会影响他与之相处的亲疏。

二哥60岁之前的生活一直不是很富裕，与兄弟姐妹的人情往来也难得阔绰。但二哥却请我和兵哥哥吃过一顿终生难忘的“豪华大餐”。

那年中秋节，与我热恋的兵哥哥趁休假探亲之际，中途拐到我家陪我过节。当晚，妈在简陋的院子里摆上月饼、毛豆以及时令水果拜月赏秋。每逢佳节倍思亲，没有父亲的团圆节总是显得有些残缺孤寂。我一看妈又陷入沉默思念，我便高声喊隔壁的二哥二嫂来这边一起团圆。谁知，平素都赶不走的二哥二嫂，任我多次呼吁邀请，愣是没有过来。

在皎洁月光的映照下，我看到二哥家烟筒里一直炊烟袅袅。中秋佳节，哥嫂对妈这边的怠慢，惹得我和妈心里都很生气，但碍于兵哥哥在，也不好说话。那个中秋夜，我是带着对哥嫂的抱怨进入梦乡的。

第二天清晨，我在灶间烧锅添柴，妈忙着烤饼子。二哥照常来问“无声早安”。我瞅了二哥一眼不予搭理，妈也没好脸色地咕哝一句“你还知道来啊”。

二哥就势蹲在屋门口，略显局促地对妈说：“今天中午我请客，11点半时，请妈准时带着新客和弟弟妹妹们到我家吃饭。”

二哥所说的新客，就是我的兵哥哥。我和他在文凭、颜值等方面都相差悬殊，一些亲戚朋友觉得我在高攀他。所以，妈并不看好我们的恋情，她要求弟弟妹妹要在待客之道上注意矜持，不予巴结。对于兵哥哥的首次来访，妈只是像对一个过客般，以家常饭招待，每顿饭只能保障吃饱，无法保障兵哥哥吃好。

一向沉默寡言的二哥，这次没有提前请示妈就安排了这场饭局。我一脸的惊讶替代了对二哥的怨气，继而升起满心的感动！

二哥家里生活并不富裕。我想，就算自家菜园摘些瓜果蔬菜凑够六个菜，我也要领下这份兄妹情。妈也跟兵哥哥提前打好预防针：你若中午吃不惯也别嫌弃，回到这边再找补点儿。

待我们中午准时走进隔壁二哥家时，那一桌丰盛的佳肴，霎时点亮了我的眼睛，就连见多识广的妈也忍不住惊呼：“这一餐饭得吃去半年的生活费，以后日

子不过了？”二嫂边在围裙上擦手，边小声飘出一串甜甜的重庆话：“妈，咱必须用高标准招待亲人解放军呀，大不下了下半年咱大人孩子都不吃肉了。”二嫂的话一下子就催出了我的眼泪。

那是我长到22岁，在我家餐桌上见到的最为丰盛的菜肴了。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为了这桌菜，二哥二嫂中秋夜就开始像办喜事一样准备主菜和花式菜帽（点缀在菜品上的彩色装饰）。也是在那一刻，我切身感受到了“长兄如父”的温馨。

桌上的菜我只认得海螺和螃蟹，其余的只有二嫂与兵哥哥能逐一报出菜名：糖醋排骨、宫保鸡丁、凉拌海蜇、酸辣鲤鱼、五香驴肉、干炸里脊……二哥二嫂为了摆盘美观大方，做配菜的辣椒丝、萝卜丝等都是用花刀切成波纹状和锯齿状的。二哥二嫂为这餐饭真是花尽了心思。

为了提升招待档次，二哥还专门请村里最有威望的文化人王恒宽老师来陪客。王老师是我家世交，平素里，我都是喊他老叔。他一贯保持着知识分子的小清高，从来不吃村里任何一家的饭。那天，二哥邀请之初，王老师也是婉言谢绝的，可二嫂坐在人家炕沿边就是不肯走：“俺爸走得早，其他几个兄弟都远在他乡，就我一个笨嘴拙舌的兄长守在妈身边。我啥也不会说，老叔就当娘家人替孔家在未来女婿面前撑场面。”多年之后，王老师说，是二哥那句“俺爸走得早”击中了他的心。王老师遂以“名誉家长”的身份，既当陪客又做起了东道主。

宾主落座后，王老师从桌子上丰盛的美食切入，先夸我的家乡东港美丽富饶，海鲜肥美；再夸孔家家教严谨，家风优良；最后再夸我们兄弟俩手足情深、团结和睦，我知书达理、温柔贤淑……一时间，令兵哥哥坐在热炕上局促不安地说，找了我前世修来的福。

见兵哥哥不会像我们东北人盘腿打坐，二哥便一跃上炕，从炕柜里拿出一床崭新的被子，叠成一个方形行李卷，让兵哥哥坐在被子上舒坦地吃了一顿大餐。在午夜接近尾声时，二嫂端出一锅老母鸡菌汤为午宴画上圆满句号。兵哥哥当场称赞那锅汤是最润净心汤的高级营养汤。

那天，二哥喝醉了，下午去田里掰玉米棒子，掰着掰着就睡在了玉米地里。当邻居摇着二哥喊他起来掰玉米时，他醉意朦胧地告诉人家：“我收了一个当兵的妹夫，比掰玉米重要。”

感谢二哥一直守在故乡与妈相互陪伴，我才得以追随兵哥哥远嫁军营。陪伴妈终老后，二哥离开故土，奔向山城重庆，在女儿家开启新一轮“和顺”日子。

如今，我早已在军营里结婚生子，其他兄弟姐妹也都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好日子。但那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的爱心午宴，成了刻在我记忆深处、抹不去的温暖。我在敲打文字的时刻，还在砸着嘴，品味那份浓浓的亲情与感动。

家事

10年前，为了与刘慎团圆，于芳放弃了郑州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孤身一人来到祖国西部这座边关小城——新疆阿图什市。随军后她才发现，刘慎总行走在边防上，常常加班至深夜，彼此陪伴的时光并不多。但于芳没有过多抱怨，只是默默地在高原下守望着丈夫，支撑着整个家庭。

2017年春节前夕，刘慎到辖区最艰苦的苏约克边防连采访。临行前，于芳将亲手织了半个多月的羊毛护膝送给刘慎。

刘慎抵达连队的第三天，一场罕见的大雪不期而至，连续下了三天两夜，将返回的道路封住了。

春节一天天临近，于芳一个人购置年货，给老家寄干果年礼。女儿后来连续几天咳嗽发热。于芳白天要工作，晚上整夜地照料女儿。为了让刘慎安心采访，在他打来的电话里，一句也没提。

大年初五那天，夜幕刚降临不久，苏约克边防连指导员给刘慎带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一辆检修光缆的皮卡车开进了连队，你们可以下山了。”刘慎兴奋地急忙收拾行李。

本版投稿邮箱：jbjrt@163.com



姜晨绘